

### 多閱讀 開啟智慧

七嘴八舌  
小臻

第34屆香港書展7月17日起一連7日在香港會議中心舉行，今年書展的主題為「影視文學」，重點推介文學改編影視作品、戲劇劇本、電影文化及影評作品等影視相關文學作品及書籍。北京首次成為香港書展主題城市，展示富有北京歷史文化特色、新時代發展成就的各類書籍及文創產品，亦帶點新意。

今屆香港書展同期舉行的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共吸引了760間展商參與，所以會展中心特別熱鬧。感覺主辦單位也特別聰明，趁改編文學小說的影視作品成為社會熱點之勢將書展主題定為「影視文學」，重點推介改編成影視作品的相關文學作品及書籍，是很貼地的做法，輕鬆趣味性強，起碼能將害怕文字的人吸引過來。同時又將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巧妙聯接上，將經濟不景下的書展拼湊得熱鬧些。其實這個概念應該早就可以用，如果你有逛誠品書店，和了解過誠品書店為什麼可以在台灣、香港站穩陣腳就明白它不光是賣書的書店。

事實上在網購大行其道的年代，實體店已經被迫得奄奄一息，所以不能再以傳統單一化模式經營，什麼體驗式、產品多類型化等招數都要使出來，否則書店就更加難做，因人人都說年輕一代不愛看文字，再來個AI潮，那誰會買書？出版業又怎樣生存？為了吸引人買書就要想點法子，雖然「曲線救出版業」當然未必能救很久，但起碼給時間他們轉軌道向電

子書發展，哈哈！

聽搞展覽的人講，近年來各類展覽會人流都比往年下降，包括上月旅遊展人流都不復往年，書展、動漫展仍是較旺場，所以若策略不靈活，人流一樣會下滑。

讀書展就少不了講到年輕人愛不閱讀的問題。其實不讀書又怎能培養自己的思考力和分析力，如果人沒有思考力和分析力會是怎樣？是任人支配的一種動物。儘管外界包括傳媒都視青少年不愛文字為正常行為，但聰明的父母一定會教導孩子愛閱讀，歌手陳美齡 (Agnes Chan) 三子都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畢業，她分享教子經驗，其中一樣是她讓孩子出世就接觸書本，很少買玩具，將書本當玩具般讓兒子玩弄手中，慢慢書本就成為他們喜愛的讀物，平日最愛和兒子一齊讀書。反映了想子女成為優秀一族必須要培養他們愛讀書的習慣，訓練孩子多動腦筋，開啟智慧。科技器材只是你學習或工作使用的工具，更何況它都是靠人類聰明智慧研發出來的，不要被人說你是「無腦」之人。



一名觀眾在北京主題展區體驗拓印工藝。 作者供圖

### 電梯與樓梯

方寸不亂  
方芳

宴會上與舊友聚頭，唏噓中不乏底氣。朋友是退休公務員，年輕時儲了錢就投資物業，幾層樓在手，退休後有可觀「收租」，保證了生活質素。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代香港人，碰上一個好機遇，有拚搏亦有回報，樓價翻幾倍，正如電視劇《繁花》結局一句對白，「唯有土地與明日同在」。

朋友的租金回報從沒停過，所以感受不到樓價下行的壓力，正當大家對樓價起伏感嘆時，她卻雲淡風輕說，樓價總是有起有落，如果買樓不為炒賣，買樓自住或收租，都有穩定的收入，沒有必要對樓價傷神，我們年輕時，都是一步一腳印走上階梯的。

這使我想起了王家衛的電視劇《繁花》結局一段「電梯」與「樓梯」的對話，可堪細味。

劇情中，外灘27號上海外貿公司的小職員「梅萍」，因為妒忌而背後出招，令同事汪小姐失了工作，從而得罪了汪小姐的好友「寶總」。在等電梯時，「梅萍」回應「寶總」的指責：「在27號（上海外貿公司），我就是那麼不起眼、不受人注意，我就是一個爬樓梯的人，電梯不是我這種人坐的。」說完，就捨電梯而去，走她的樓梯。「梅萍」是個有血有肉的配角，在職場上拚個你死我活，背後出招逼走同事固然不光彩，但現實也可以理解。「寶總」受到啟發，對扶他上位的「爺叔」說：「我阿寶這個人，電梯坐得，樓梯也爬得，我都可以的。」

「樓梯論」各有不同體會。在大企業裏，少數有點背景的人，一出道就風風光光，眾人簇擁，電梯等候，但是一出道就坐慣了電梯，就再也沒有爬樓梯的能力了；沒有背景的大多數，那些不起眼的小職員，只能爬他們的樓梯，以勤奮、努力、拚搏而贏得自己的席位。「我就是一個爬樓梯的人，電梯不是我這種人坐的」，聽來似乎有點酸自己，但也不難感受到一股自強不息的傲氣。

如果是「寶總」那般既享受電梯服務的禮遇，也在爬樓梯的過程中，鍛煉了體能和毅力，正正是這種磨礪，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經得起繁華，耐得住寂寞，不是走得更遠嗎？《繁花》一劇的藝術手法見仁見智，然而該劇留下一大堆職場與人生的金句，讓你再三回味。

### 歐國盃與奧運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每逢踏入雙數年，我們體育迷就會特別繁忙，又是歐洲國家盃，又是奧運會的，還有林林總總大大小小的體育賽事，簡直令人目不暇給。歐國盃決賽於7月14日上演，大賽告一段落的11日後，7月26日奧運就開幕，意味着香港球迷又要捱更抵夜去觀賞賽事了，不知道有沒有球迷睇足51場波呢？如此「通頂」雖然辛苦，但相信對球迷而言也是一種樂趣。不過另邊廂有群體育傳媒人就真的辛苦了，因為在轉播歐國盃的同時，亦要如火如荼地準備轉播巴黎奧運。是次歐國盃，筆者沒有像以前工作時好好地收看每一場，而是「選擇性收睇」，當中當然包括決賽西班牙對英格蘭，結果西班牙2比1擊敗英格蘭奪冠，第4次捧起歐洲盃盃盃，這次勝利也象徵了西班牙後備兵源足夠，年輕球員冒起，奪冠是「足球勝利」，並非「功利足球」，贏得實而不華。

今屆歐國盃在德國舉行，為歐洲疫情之後真正首個洲際性大賽，也為大會帶來24億歐收入，收入分別來自：轉播權、贊助商、門票、周邊產品及社交媒體，其中轉播版權約佔收入60%，上一屆轉播版權收入為11.35億歐元，而今屆則為14.4億歐元，有3億的增長。而歐國盃以外，德國則從300萬球迷遊客交通

## 隔水青山似故鄉

百家廊  
焦淑梅

看着弟弟的車子駛出社區門口，一眨眼，匯入車流，我折身返回。我回家只需3分鐘；而他，需要將近5小時車程才能回家——800里之外的家：那個地方，曾是我們共同的家。

不由得，思緒跟着回故鄉。

我們村北面有一片白樺林。初夏的早上，我常和小夥伴們去那裏玩耍，空氣裏瀰漫的香草味讓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都舒張得要呼喊。晨曦匯在一瞬間，突然穿進樹林，亮地照在樹幹上、樹葉和草葉上，光影瞬息變換的魔術裏，多姿多彩的自然界讓我們滿腦子驚喜。有啄木鳥「嘖嘖」地在樹上，我們打眼前路過，牠看看我們，停一下，並不飛走，繼續和樹對話。遠處有幾隻喜鵲在激情地喳喳大叫，我們能清楚地看到牠高高翹起的尾羽在上下躍動。樹林西邊臨近一條村路，瓷實透迤的土路上，有農民伯伯一手牽耕牛，一手背後，哼着梆子戲，晃悠悠自自家地裏幹農活。輕風吹拂，莊稼一片綠海；高高低低起舞。田邊上，高處有人家，是玩伴二明家。他家院子裏，幾棵有年頭的樹，杏樹、蘋果樹、桃樹、梨樹；還有一架茂密的葡萄。井沿旁，一大叢開蘭花花的馬蹄蓮。簡直讓人羨慕！二明的爺爺奶奶真是有情趣，懂得用幾株樹和幾叢花，把塞北苦寒之地的清貧日子，妝點得有了些詩情畫意。怎麼我爺爺奶奶不給我們留下一些可以攀爬和摘果子的樹，樹上綻放一些像小仙女一樣美麗的花？我

家院裏有棵杏樹，是後來我父親種的，樹長了好幾年，沒等到它結下杏子時，我已經出嫁了。

……時光如飛，我離開故鄉已20多年。

弟弟這次是去忻州送他女兒返校。放下閘女，他又駕車1小時，來看我。我們已經走在奔五的路上，不再年輕。說起來讓人唏噓。我們的父母像土地上的莊稼，一生辛勞，終究也化身為莊稼，被土地收割，滋養着我家位於村南的那幾畝玉米地。曾經，我們一家人在這片養育我們生命的熱土上春種秋收，跌落的瓣瓣汗珠融入土地。親親的土地，一定能分清哪一滴是大人的，哪一滴是孩子的。幾十年後，當我們在自家地裏的那兩座墳前，點上香燭祭拜時，天地依然，田野依然，春花秋月依然。只是，站在地上的人再也沒有機會和睡在地下的親人對話。土地上有我們親人的體溫，太想俯身擁抱。土地面前，似乎怎樣多情都不為過。故土是慈母，會包容和接受遊子情感的濃度。

見到弟弟，我內心歡喜得浪潮洶湧。在這個世上，我們彼此溫暖着，多好！他帶了一堆東西來：糖餅，小米，苦蕎，苦菜，嫩楊菜，灰灰菜——這些都是我故鄉的特產。楊菜是楊樹初芽時爬上樹掛的；灰灰菜羊吃，人也能吃。弟弟一樣一樣拿出來，擺開，像是給姐姐把她想念的村莊一起搬來。

我們一起去太原食品街逛。明清

建築，青灰色石板路，一代代走過了無數人；飛樑斗拱，酒肆飯館，見證着世間繁華。全國各地小吃匯聚於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聞着食物的名氣和味道蜂擁而至。食色性也，自古皆然。

食品街一家銀匠老店，傳承百年，遊人一撥一撥進入。古色古香的陳設，櫃檯裏各式銀飾銀具，每件都獨一無二，是店裏的老銀匠，叮叮噹噹打磨，一筆一筆刻花雕出。每件，都代表和傳遞愛。弟弟在一款雕有魚兒的手鐲前停下，細細端詳。突然，他手機響，是他妻。他對着手機溫柔低語：「已平安到太原，在和姐姐逛街。」隨後，掛電話。他果斷買下那個魚兒形狀的銀鐲，讓銀匠在背面刻字「萍萍平安」，他要給他妻一個驚喜。想到他妻收到禮物的那一刻，一定會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我莫名有些感動：在匆忙的生活中，總可劈開一方寧靜，讓我們找到自己，與靈魂對話，並可在細微的行動中，感悟出誰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人。歲月經年，我們也能夠在收穫和付出中活得更通透，珍惜眼前，珍惜擁有。

昨夜，他在我家住了一夜，只為養足精神，開好今天回家這5小時的車程。匆匆忙忙，如風從故鄉來。卻足夠我和故鄉於身心間、唇齒間，溫存許久。咬一口糖大餅，就着一口嫩楊菜，喝下一碗小米粥，故鄉的氣息溫暖，在全身散開。

### 新生代煩惱多

翠袖乾坤  
連盈慧

2023年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兒童災難年，所以今年筆者年頭談「十不願」，第一不願就是希望兒童不幸的新聞不要在2024年出現，去年以巴衝突傷亡士兵及平民萬多人中，兒童竟佔四成之多，這些消失的小生命，實在太無辜了！

可是過去這大半年，有關兒童不幸的新聞，還擴散到國際層面，不同國家城市兒童受難的不同慘況，還是無日無之。

多年來埃塞俄比亞飢餓兒童的無助已教人心痛，今日西方戰火中隨同父母奔波受苦甚至在醫院中接受傷殘治療呻吟的孩子，當中還有在襁褓期間不懂說話，連痛苦部位也無法表達的，比對之下，埃塞俄比亞飢餓兒童已令人淡忘到近乎麻木，可見今日兒童普遍所受的災難已嚴重至何種程度。

幾千里外戰地和資源不足，像荒野少數國家不說，香港還算民豐物阜，僥幸沒有天災戰禍的太

平地，這兩年很多生活在不同家庭環境的兒童，原來日子也不見得好過；有因父母婚姻不和諧不開心難以向人傾訴而無助的；有因家庭環境轉壞受到脾氣惡劣父母無端責難家暴的；也有因讀書成績不如理想未得家長諒解抵受不住壓力，或過於自責而做出傻事的……就是家庭環境良好，在人家眼中的幸福兒童，也有無止境追求物慾的煩惱（因為廣告鋪天蓋地物質的誘惑實在太大了，連成年人也招架不來，何況孩子）！

也由於今日新生代幼童，普遍營養豐富，比前幾代特別機靈早熟，容易令到有些父母誤以為小年紀可以照顧自己，外出時便放手由他們單獨自行走路，自己則低頭查看手機，（未成熟的粗心父母和年輕外傭最常犯此毛病）總沒想到司機看不到身高不過車輪的小孩身影，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

日前那宗嚴重的商場擄案，父母就是過分信賴小兒在安全地方單獨遊戲，一時掉以輕心而起！



危險的場面！ 作者供圖

### 最美圖書館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很多香港文青都到過位於深圳福田區市民中心的深圳書城，或者是其它各區的書城分店，那裏除了空間寬敞和書種眾多，內部裝潢也別具巧思。不知有多少人去過深圳的圖書館？

早前陪英國返港探親的女友遊深圳多區，其中一次到東部鹽田區遊大、小梅沙，本意是逛沙灘和觀海景，卻無意中發現這區有多家設立於海邊、湖邊、山邊和岸上的小巧圖書館，而且名字也很特別，叫「聽海」、「觀海」、「棲息」、「寶塔」等。

這些圖書館的面積都不大，大概只有數千呎，顯然不以館藏豐富為招徠，而以便利、舒適、接地氣而受人青睞。從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命名可看出，這是同時為居民和遊客開放的知識充電場。館藏不多，很多熱門書籍和名家作品都有，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朱自清的《歐遊雜記》、肖復興的《生命的平衡》和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等，還有不少時尚類和藝術品的精美書。這裏就像旅途中的「心靈驛站」，走累了，可進來歇一歇，充充電。

那天，我們隨意走進位於大梅沙附近湖心島的奧特萊斯購物村，看到一座猶如小教堂般的白色建築，很雅致。進去一看，原來是深視為深圳最美的圖書館——棲息圖書館。位於

湖邊的建築分上下兩層，樓下一側附設「小棧茶」，提供咖啡、茶飲和小吃。整座建築內外環境都非常優美，富於品味。室內設計也以純白為主，風格簡約，燈飾、窗紗別致，除了中間放置長桌和有背椅外，在靠窗處特別放置小圓桌或柔軟的皮長椅，供人們因應需要而選坐。除周二休息日外，中午12時至晚上7時，免費開放，無須預約。

不但附近居民可隨時來借書、看書，甚至拿着手提電腦坐在一角工作，遊客也可以自由進出，坐下休息或隨意在架子上找本書看看。如果想外借，只需掃描一下門口的二維碼登記資料辦手續。那天，我們兩人都為這處寫意的環境吸引，在寶貴的行程中，室內外放空1個多小時，不想離去。

圖書館是很多的成長記憶，在求學時代，它象徵知識寶庫，是我們搜尋歷史和探索未來的地方，肅靜而莊重。但鹽田區這些小而美的圖書館在肅靜之餘，卻多了一點人文味道和關懷，不但令閱讀成為生活情趣，也令旅客感到賓至如歸親切和充實。

無論走進圖書館裏「聽海」、「觀海」，還是走進「寶塔」中「棲息」，都是度假或觀光的內容。它們不是大自然景觀，卻成為遊客心中最美的風景。



棲息圖書館。 作者供圖

### 搬家瑣記

琴台客聚  
伍呆呆

賣掉別墅，應承新業主月底搬走。然而我一向有着極嚴重的拖延症，搬家也不例外，大半個月過去，才開始不緊不慢地收拾打包。

我自很小的時候就跟着父親隨他工作地點的變動天南地北地到處搬家，到自己長大成人後又隨生活的變化數次搬家，對搬家已經習以為常，因為除了新家地址的改變，每一次搬家的流程都是一樣。不一樣的是，隨着年齡的增長，幾乎每一次搬家的物品也都在增長，這一次增長得最多的是滿屋的書。

最初買下對於我來說面積頗大的別墅時，除了喜歡別墅的院子，亦是因為它能放下我多年來陸續看過積壓下來的書。因此將客廳當作書房，做了一面大書牆，幾年下來，除卻增加的新書，朋友也送了不少自己收藏的書給我，書牆裝得滿滿當當，桌面、地下亦是隨處擺放，以為此生就在此處

終老，便十分享受這滿室的書香味兒，也滿足於在滿室書香中寫我自己的書。

直到決定日後出國與女兒同住，將別墅賣出，往日在書海中一頁一頁徜徉的享受便在如今一本一本地打包時變得有些許的「難受了」。當然，對於讀書人來說，所謂的「難受」亦是「痛並快樂着」：在收拾的過程裏，翻看和回味每一本書也成了另一種享受。「痛並快樂着」的時候翻到張愛玲的書，便想起張愛玲的搬家史。張愛玲是歷代作家裏的「搬家狂魔」，她小時候從父親家搬到母親家、從母親家搬到姑姑家、從上海搬到香港、從香港搬到美國……晚年張愛玲在給文學史家夏志清所寫的一封信裏說：「我這幾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有人因此計算過，張愛玲一生搬家不少於200次。

古時的文人搬家大多也是「痛」的，「苦」的。劉禹錫在官場潔身自好，不

願與人同流合污，被一眨再眨，半年內搬了3次家，住房從3間減至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時，他提筆寫下流傳千古的《陋室銘》，表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將之刻在石碑上立於門前以明志。陶淵明搬家後寫了《移居二首》。」表明自身高潔的志趣。新搬的陋室只是世俗人眼中的「苦」，於他們而言，便是「孔子云：何陋之有？」便是與志同道合的新鄰居間的「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張愛玲也一樣，據夏志清回憶，她晚年不斷搬家的過程中根本沒有傢具，只是拖着一大堆紙袋不停地搬，到她去世時家徒四壁，屋裏連一張寫字枱都沒有。

我亦是大屋搬小屋，所幸有許多前人做榜樣，也不曾真的感覺「苦」，倒是覺得因此要多讀幾遍前人的詩詞，未來能夠在愈來愈小的屋子裏，讓自己的心變得愈來愈大。